景明刻本

古今逸史

五五

本事詩

唐　孟啓傳

明　吳琯校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亾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亾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

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
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
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
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
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
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
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
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
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

見勢不可抑既見卽留無復還理知之憤痛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

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
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
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
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
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
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
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回日畫眉看又
令代妻作詩荅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
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

放歸

顧況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失名）州郡有酒妓善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淛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

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名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故何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蓽門圭竇室唯四壁隣有李將失名妓

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旣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卽蕭然葭父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即長

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春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千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迂之連三歲不果迂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童臺柳童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荅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栩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栩悵然不能割會

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邪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壽至車中投一紅巾苞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日臨淄太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具話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馬牽一馬而馳逕趍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卽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卽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歎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翃後事罷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鎭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悲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

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爲汴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凫將趙

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慽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

杯不樂李覺之卽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鄜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旣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

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曰特甚張大笑
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
來色最深今日滿闌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
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
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鬅鬙梳頭宮樣粧春
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
李因以妓贈之鬅鬙字亦作低墮并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之遺傳也
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
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

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
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
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絶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
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哂曰大好詩遂絶詩曰三山
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
娥歸處月宮深紗窓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
料得此時天上月祇應偏照兩人心 次一首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
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
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